

##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：親身經驗總是更好嗎？

余創豪 Chong Ho Yu (Alex)

[chonghoyu@gmail.com](mailto:chonghoyu@gmail.com)

最近筆者參加了一個在洛杉磯舉辦的旅遊展覽，出人意料的是，除了介紹其他國家的地標和文化外，一些演講者也談到了政治。

### 旅遊是政治活動

其中一位主講嘉賓是著名的旅行家里克·史蒂夫（Rick Steves），他寫了很多旅遊書，在最近的一本書中，他偏離一貫的指南性寫作手法，這本書的標題是：【政治活動的旅遊】。在這本書中，他認為旅行並不僅是關於超值的酒店、優美的藝術、美味的佳餚。他呼籲美國人不要把眼光局限在自身，不要只從自己的觀點看一切事物，而是要將思考角度推展到全球，要試圖去理解其他文化，他的書中有一句著名的語錄：「旅遊調整了他的文化家具和去除了種族中心主義的自恃。」

他在旅遊展覽再次強調了這一點，他還舉出了一個例子：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支持率高達 80%，這比大多數美國總統更高。美國人可能會覺得奇怪，為什麼這專權的人會如此受俄羅斯人愛戴。其實，俄羅斯人所關心的不是真正的民主，相反，他們滿足於蓬勃發展的經濟、穩定的社會、旅行的自由，而普京給予他們所有這一切。

我同意里克·史蒂夫所說，中國古人有云：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；百聞不如一見。」不過，我不相信光光旅行和學習其他文化，便可以使我們不再那麼以自我為中心，這次序應該是反過來：我們出去旅遊或學習其他文化之前，必須先放棄自我的態度。

心理學家發現了許多人性的弱點，其中一樣被稱為「確認偏誤」（confirmation bias），它的意思是：當一個人已經具有成見時，他會選擇性的解讀資訊，他必會找到證據去確認既定概念。因此，無論他讀了多少書，他的觀點仍然是非常偏頗的。然而，同樣的問題不會發生在旅行家身上嗎？當一個旅行家或文化研究者已有先入為主的想法時，不管他訪問了多少個國家，或者研究過多少不同的文化，他可能仍然保持著原來的世界觀。老實說，筆者遇過很多這類人。

### 蔣介石拿下了台灣？

有趣的是，在旅遊展覽中另一位發言者也談到了政治，她是著名的旅遊指南作家寶蓮·弗洛姆娜（Pauline Frommer），在講話中她談到台灣的政治和歷史，她說，在 1949 年「獨裁者」蔣介石「拿下了」（took over）台灣，令到許多台灣人苦不堪言，其評價全是一面倒的。從她的措

辭，我可以推斷出她的消息來源是綠營，因為「took over」含有兼併、佔領、拿下的意思。當美國人提到1945年美國和菲律賓之間的關係時，大多數美國人說美國「返回」菲律賓，到目前為止，我沒有聽到任何人說於1945年美國「拿下了」菲律賓。

我的一些綠營朋友說，台灣在日本統治的年代是一個現代化和具有高度文明的城市，但來自中國大陸的政權把這小島反轉過來。從藍營的角度來看，國民政府自日本佔領者手上恢復對台灣的主權，雖然不少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中受害，但無論如何蔣介石政府保護了台灣，使其免於反右運動、大躍進、以及文化大革命……等動亂。我希望弗洛姆娜可以提出不是單一的觀點，比方說，如果我向人介紹美國的歷史和政治，但是我只採用共和黨提供的資料，而完全不提及民主黨，這樣公平嗎？在演講中她又表示，台灣的太魯閣令美國亞歷桑拿的大峽谷黯然失色，從前我到過這兩個地方，不客氣地說，她只不過是吹牛皮。

### 薩摩亞時代和性解放

有人可能會說，第一手活生生的經歷一定勝過書本上的二手死資料。但正如前面提到，如果一個人已有堅定的信念，那麼不管他的資料是來自讀書還是實地考察，結論仍可能是有問題的，瑪格麗特·米德（Margaret Mead）和埃德加·斯諾（Edgar Snow）是兩個很好的例子。

瑪格麗特·米德（1901-1978）是美國文化人類學家，她在南太平洋島國薩摩亞（Samoa）的實地考察令她一炮而紅。她是博厄斯（Franz Boas）的學生，博厄斯提出了文化相對主義和支持後天說（nurture），他認為人性是後天人為的，是文化的產品，文化不能客觀地被評為高或低，所有人都通過自己的文化看世界，規範會因文化而異。博厄斯派出他的博士生米德去尋找證據來支持他的論點，於是米德前赴薩摩亞，與當地人生活了半年。1928年，她出版了【薩摩亞時代來到了】，這本書震驚了世界，在這本書中她報告說，薩摩亞年輕人有頻繁的婚前性行為，雖然這有違其他社會的道德規範，但是薩摩亞居民的生活十分幸福，社會秩序良好，在島上沒有發生過強姦案。這發現非常受美國人歡迎，因為許多美國人不喜歡拘束的性規範，米德的結論部分地影響了美國二十世紀六零年代的性解放革命。

不過，後來有充足的證據表明，其實米德誤解了薩摩亞的文化，有些女孩告訴米德他們隨便跟男孩搞關係，後來那些女生承認自己只是開玩笑，但米德聽不懂她們的幽默。一位評論家說：米德的書不是在描述薩摩亞，她寫的是美國，她把美國的問題投射到薩摩亞。

## 紅星照耀中國

埃德加·斯諾（1905-1972）是一位美國記者，他是第一個採訪了毛澤東的西方記者。1936年斯諾花了近三個月與中國共產黨人生活在一起，在此期間他採訪了毛澤東。1937年他出版了一本書，名為【紅星照耀中國】，在這本書中他為中共和毛澤東勾畫出一幅非常美麗的圖畫。在他的報告面世之前，美國人對中國共產黨幾乎一無所知，由於他的報告是基於第一手經驗，因此他被視為權威。這本書在美國人對中共的改觀上發揮了顯著作用，很多美國讀者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土地改革者。在國共內戰期間，杜魯門總統停止給予國民政府軍事援助，當國民黨軍隊在內戰初期佔上風之際，杜魯門政府迫使國軍停火，並與中共談判。

【紅星照耀中國】對毛澤東的敘述是否準確呢？實地考察和面對面的採訪總能取得更好的資料嗎？【毛澤東：鮮為人知的故事】的作者張戎和韓禮德批評斯諾，說他天真地相信人家告訴自己的東西就是事實。我的猜測是：可能斯諾自己願意相信，所以他沒有進一步核實資料。就像瑪格麗特·米德一般，斯諾收集資料之目的，只是想證實了他原有的信念。

其實，任何人都有偏見和既定觀念，這包括我自己。但無論如何，我仍然認為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。這問題不在於信息的來源是書本或旅行，問題是在於我們自己。

2.10.2014